

梅雪图

□ 王伟锋

画师梅山石从梦中醒来，推窗望去，触目皆白。冬日寒凉，唯有墙角的蜡梅有几丝暖意。遂披衣下床，缓步踱过去。他用力地抽了抽鼻子，在清冽的空气中，捕捉到淡淡清香。平日，花香馥郁，恍若应了这场浩大的雪事，花香竟躲藏在花蕊里，不肯轻易地发散。

即便是这样，似有若无的花香，亦令人无端地陶醉了。梅山石不禁闭目养神，沐浴在了这个晨光熹微的冬日。

蜡梅是梅山石的最爱。这株蜡梅是他当初学画的时候，师父特意赠送并移栽于院中的。而今，光阴漫漫，师父已逝去经年。

梅山石的师父因擅画雪中蜡梅，被人们称为雪梅大师。他对世人敬赠的尊号并不看重，每每告诫梅山石，画画的就是画画的，什么大师，什么名家，人家敬重的不过是你的名，而真正能够存世的是你的画。画师要靠一支画笔兼济天下，靠自身实力和画作立世。名利只是虚妄，一旦画笔沾染上名利之心，画纸上流淌的就是滞浊之气。那样的话，画作就毁了。画作毁了，画师也就完了。

那时候，梅山石年轻，不服气。江南一位富商重金求梅山石师父的画作不得，转而求其次，约梅山石画一幅雪梅图，定金是两块沉甸甸的银锭。梅山石觉得，一幅画而已。况且重金作酬，师父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遂瞒了师父，用心作画出来。

后来，梅山石才知道，富商竟将此画作伪，称是他的师父之作送进宫廷。官府不仅改判富商家逼死人命无罪，更可气的是，将那姓竹的苦主，送进牢房监押起来。

为此，梅山石的师父盛怒，将其逐出师门，声明断绝师徒关系。

往事不胜唏嘘。一念及此，梅山石禁不住老泪纵横，悔恨之情凝结成两粒硕大的泪珠洒落雪地。后来，他的师父病重，弥留之际，将他找去。待他急慌慌赶到，师父已口不能言，只是指着院中苍劲古朴的老梅，向他摇了摇手。他已然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，遂用力点



凌霜傲雪 签约摄影师 杜超英 摄

了点头。

回来后，梅山石一把火烧了以往的画作。自此闭门思过，潜心作画，誓要将师父的衣钵传扬下去。

师父赶走梅山石后似有转悔之心，暗自收了一名关门弟子。可惜，梅山石和师弟从未有缘谋面。

梅山石收住心，回到书房，铺开案头纸张，一番凝神沉思后，勾画，点染，一幅雪中蜡梅图便跃然纸上，挥洒着淡淡的墨香。

新来的知县嘱他多次，作一幅梅雪图，参加县里的书画雅集，画好了，就将首届梅雪大师的牌匾赐予他。梅山石本不想参与，奈何心里又着实放不下。百般思索，觉得自己沉寂多年，是该东山再起了。

梅山石仔细端详，这幅他不满意，置之一旁。又接连画了数幅，看过仍不满意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梅山石发觉，自己握笔的手居然在微微颤抖，他叹了一口气，重重地将画笔搁置下来。

书童忽然来报，说是大门口一个樵夫模样的人前来乞讨，奇怪的是给吃的他不要，给银钱他不接，偏要讨一枝墙角盛开的蜡梅。

书童知道，那株蜡梅是梅山石的最爱，他宁可自己折胳膊断腿，也休想折断一枝蜡梅。梅山石不禁愣住，思忖片刻，亲自迎了出去。

樵夫衣着破旧，不过观其容貌言谈

倒也眉眼斯文、举止洒脱。樵夫深施一礼，听闻梅画师以雪梅名动天下，在下斗胆，想与梅画师切磋一二。

大胆，就凭你！书童出言斥责。梅山石止住书童，将樵夫让进书房。樵夫倒不客气，昂然前行，在书房的案头将一枝画笔弄得酣畅淋漓。

说来也奇怪，那支画笔到了樵夫手中，反而挥洒自如，纵情快意。画上的朵朵寒梅好像立于纸上，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淡淡幽香。

樵夫画罢，掷笔，大笑而去。

梅山石捧着画作，心里波涛汹涌。这笔墨深得师父真味，分明就是师父再世。不，他已跳出师父的框架，更胜一筹！

梅山石想起了师父的关门弟子，除师父外，只有他知道师弟叫竹一隻。莫非？梅山石不敢多想，他立时追出门，哪里还有樵夫的影子。

门前曲曲折折的冰雪小道上，唯有一行竹叶样的脚印，指向樵夫远去的方向。于是梅山石停下踉跄的步伐，向樵夫远去的方向，深深地弯下腰去，许久不肯直起身来。

一乘棉布小轿停在门前的雪路上。

新知县一眼就相中了那幅立起来的蜡梅画作，转天就将梅雪大师的牌匾送了过来，却发现梅画师早已人去院空。唯有墙角抖落冰雪裹挟的蜡梅，自在地散发着清冽扑鼻的幽香。

流星雨

中年，仿佛还没感受年轻，就将老去。

日子是什么？是昼夜交替，花开花谢抑或喜怒哀乐，生老病死？只觉得时光飞逝，光阴似箭，无数的阴晴圆缺寒暑轮回之间，来不及患得患失，时间已漫过生命的河床，带走一切的悲欢往事。于是，对从前的怀恋化作一种情怀，有遗憾，有惆怅，还有一幕幕温暖余生的片段。

十年前，敬爱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尽管现实如此让人难以接受，纵然我一万个不相信，可最后还要面对。朋友说：离世的人是不希望亲人悲伤的，过好生活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。是的，忘却离别的痛，打起精神，才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。

十年之间，一切都在变化。城乡环境提升了，单位岗位转换了，孩子长大了，身边的人来来往往……也许，时间一直从未疏离过我们，只是因为它如影随形，常常被人忽略。只要在一个特定的氛围被定格和点燃，就会给人突如其来的惊醒与自省。

每到年末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且不说又是一年将尽时，当初的愿望尽数夭折，再加上自己生日的临近，更有虚度

□ 高卉

今年最后的一场狮子座流星雨已经结束，那夜的我等了许久，却未能看到。有人说，在霓虹闪烁的城市守候流星雨太难了。

等待中，在阳台上，我一次次抬头环顾，仰望夜空。

冬天的夜晚空旷寂寥，能让人勾起很多记忆。

那些儿时的、青春的画面分明恍若昨天，但现实却剩下七零八落的碎片和不得不老去的容颜。

有首歌唱道：“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”，这似乎是已到古稀之年的母亲最贴切的写照，从手脚轻快到步履迟缓，从神采奕奕到精力不济，母亲平日唠叨着“总觉得十来岁时在河边村头赶集的事儿还没多久呢，咋一下就过去70年了？”她对时间的流逝充满疑惑，追忆似水年华，不知不觉又历历在目，最后总是拍拍不再灵活自如的腿脚，感叹一句“这日子，老不耐用！”

现在，不要说母亲的头发早已染霜，我的额鬓也渐变花白，匆匆间已过

文峰塔

宋军书

本期版头题字：宋军

一剪梅
金秋情浓

□ 孙银河

淡雾轻纱浮秀楼。
翠柳婆娑，溪水长流。
蝶恋花院溢芳幽。
菊绽花香，果坠枝头。

村外荷仙娇面收。
红染堤林，影逗鱼游。
与君挽手共同舟。
相互嬉嬉，乐赏金秋。

临江仙

□ 思爰

残雪梅开相遇，
断桥别后难逢。
情缘深种与人同。
皎洁寒月下，惊艳梦回中。

刹那亦如恒久，
欢宵总化虚空。
相思如缕愿无穷。
轮回千百世，相待此情浓。

神十四乘组凯旋

□ 文润

天外亲赏月，风中盼子回。
轻挥鞍上土，缓拂额头灰。
为国经千险，从戎选三魁。
远征修驿站，瀚客有人陪。

墨韵芬芳

□ 粟卜先

墨迹池波韵墨扬，
诗词味道律诗长。
动心咏影随风荡，
运笔调情砌字香。

莲城诗话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